

天

順

日

錄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政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及景泰滔蕩無
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軫輩竊弄威權人
又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禎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事董
謂賢與有禎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

已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禎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爲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賢等降除叅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乎輩之家大木俱折冰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慶置不然賢等安得即出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禎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禎全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

朝曰李賢不可放去遷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諂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然可奈何及見賢忸怩有慙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接殷勤之歡或有宣召全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惟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

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
八九在朝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爲邪其趨媚親附者
雖邪以爲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爲何物惟利是尚欲
其不敗難矣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
徐有禎等三人衆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
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時賢爲吏部右侍郎亨即
言於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
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
朝廷不可無老成人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
賢何敢傳此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爲之柰何賢懇求不

已明日亨言於上曰李某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翱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之者非爲公計爲

朝廷慮也已而賢爲石亨輩嫉而黜爲福建叅政

上召翱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翱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翱不

得已從之翱之欲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徐有禎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爲衆論所推入閣與有禎全事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

自念遭逢之難助有禎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慙懼已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意有議兵變事復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

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兄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禎與賢于獄是日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于亨亦謂有禎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佛然曰不可
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
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
有禎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禎退而不樂賢曰
先生悞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而我輩友沮之萬
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
于己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于己也後
上文覺有禎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禎不然
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建繁
至京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華宿
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
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
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全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高回
護賢曰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
歸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

成風士大夫不知廉耻飾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
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
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貴之門者
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取
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 廉名素著士林
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
切深愜輿論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
雖立爲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

必爲第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初虜酋寧來近邊求食傳聞寶蓋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爾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

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
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
馬政往見亨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
得亨來保送使臣而回

賢自再入闕上意遠避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闕
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久而覺之且厭石亨並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
或無事亦報入見一日已止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

每日當來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頗來甚不宜令左順門
闔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 上意謂賢當來賢亦
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
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應者即
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徵前代尊上徽
號何如賢頌首曰 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
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

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

董氏壽方九十凡第五入長慶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

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爲其次凡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

一門亦足矣復希息澤以爲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

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上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

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

則不能救今若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者與

政不審才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開防之說
至今猶悔賢曰此充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入諄
謹後不可為創耳 上曰然

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
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
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
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

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八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四月中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爲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

甘肅六處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翔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
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
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
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
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
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
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
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爲

會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上爲其弟乞恩終不允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以知

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
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
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
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
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
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

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

吏部發王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與論大愜

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賊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予
朝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都御
史兩人中擇一人焉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平易亨
尚猶豫復會尚書王翱議翱薦工部尚書趙榮賢以爲
不可翱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賢甚不然云
此議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翱與亨謝而從之一日
上召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爲然賢請勅廷臣共舉堪任者若高于昂當用之不然方用昂泊僉議亦以昂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于靜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則悅不從便拂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自以爲不可廢幾

漸能革心 上曰然

上復位之後因思達廢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度
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
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敕
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
在出入給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

禁論其意建康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虜人年五十六七吳康人已沒尚有康母
姐輝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七上者康人入禁時方二
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論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
有饒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上不聽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
徒多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募集數萬
止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廷濫賢對曰陛下明見承

是宜禁止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遣衛充軍度者俱悉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濟之子累薦不起實淺真經書動遵古禮事慨然曰吾薦之煩予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果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上遂決乃命行人賈勅

書來帛進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官僚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論德皆可

上曰莫若論德之名賢曰論德有左右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召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

異以爲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 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文闡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授官職初不對
賢從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
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任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
犬吠亦驚調治病軀不暇 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
情爲當道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
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若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
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痰作二日洎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若疾衰朽之人寧

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爲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
賞文幣四表裹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他職與弼終不就三
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傳之禮
聘之却以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
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
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

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免亦宜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間日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授職若授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論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爲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爲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孜孜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右脚指下爲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至發腫五月

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

上即問之左右以疾對即遣太醫張富齋羊酒來視疾
六月一日復遣富同太監安寧齋銀伍十兩來視又命
太醫劉禮調治四日復遣太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
遣王來每來必以政事數十條叅定七日趨朝入謝
上甚悅且云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處士吳興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兩
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訴衷曲乞回賢謂若肯就職
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輔導進學
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乘閒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九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
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又豈無
或忘况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下
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
是制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
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
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謹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與爲善

上首肯之且曰旣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勅書令有司供月糧米以贍終身賢卽拜賀云此舉實帝王盛德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賂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爲不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爲之柰何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斃彼之勢自消惟此爲良法

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爲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屢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

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
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
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慶每日一朝有

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三旦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
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
天敬祖宗孝 母后親覽政務則脩德勤政之事備矣
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
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
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在南京天順改元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
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朝廷念其舊戚自
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
爵竟亦不行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
廣湖貴等處違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下情
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幸送之江南遠方
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土多不
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
從之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捉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
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
于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衛官校是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
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
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領首曰幸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
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參將曹廣兵部以爲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柰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安雖行
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勛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

但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戒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晚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矣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譏亂小人朕初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
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
其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
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
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
各杖而黜之

冬十一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

失賢曰極言下情之弊時往往差錦衣衛官拔出外提
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振虎所過無虛必飽其欲而後
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畧達此情

上初不許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左右
貴近所囑因而譖毀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疎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
說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
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
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

隙排謗時刑部尚書缺人已取山東布政陸瑜即乘此
駕說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爲瑜至必不用
又謂石總兵已達於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
上召賢議之仍以瑜爲尚書群小愕然衆毀方息

上初雖聽譖怒言錦衣之弊復密察之皆得其實
過於賢所言者召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
者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歛不敢縱意求索人或爲賢危
之曰先生招怨如此柰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
御史劉濟奏其畏怯以致折損官軍

上怒其所言且曰與賊對敵安能不損使將校聞此言豈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官所見當言用其是舍其非不宜見譴

上乃止終不以為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向秀才且曰如某御史多言便以為當說濬後代還竟下獄尋亦悔悟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

上召賢曰溥為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涼之人既被虜寇搶掠
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群臣於 奉天殿
上顧謂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
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
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正旦亦或
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俟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

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贖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頹朝政掠羨市息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克惡謀鎮大同邀人

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
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
家人傳說悉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
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
太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究抑從此伸氣
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寬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
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惧且在京武官
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
變動內外相應其禍何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
及今辯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

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端兆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 聖慮即

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

仇告害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

舉行賢曰此 祖宗舊制即 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

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起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

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部筵宴

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翔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衆

輿論憤然於其中召布政蕭暉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未欲任以戶部尚書上問賢以為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見其人及銓至京命賢觀之執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城

上亦以為然不意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賢以為實然一日

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直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

遂召為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為宜

內府庫官奏今歲用計之不數年而盡於是勅戶部
議欲以蘇松嘉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上召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
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 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
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足
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昌報迎駕功陞官者俱有首其子弟
家人昌報者亦二十餘人具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

革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
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太后必盡革去雖侯
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
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上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或有毫
末差失便能察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益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問其
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得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
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警懼平昔縱放者莫不收斂其中
官惟一二者舊時加重焉其餘雖一持寵眷至厚一具

有失即置于法略不假借用是不敢肆然

法司奏石亨等具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諒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文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

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初石彪事發有官嘗奏明日大班勅之即有漏泄於彪者 上召賢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旨意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疎息交通之弊遂止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親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三
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
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願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革何
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悞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
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
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
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撓撓雖欲陞賞以誰為

功老臣者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出之事致干天象
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
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充信

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
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是
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
計從其四五又數月計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

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筭要職事一缺謀之者如
繩聚蹙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入蓋用
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
兢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
人力行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 朝廷驗之果然景泰
時不孝於親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而 朝廷之上慈恨
憂鬱之氣充滿是以六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
於上氣乖於下一年甚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敬天尊祖孝親睦族宮室之中有恩以相
愛有禮以相接歲時調和年穀豐滿海內之民無飢寒流離

之善由是觀之 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
天下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
之言信不誣也

耿九疇軒輓皆蕪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
旨用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
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泊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
之罪反爲所排出爲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爲人清正但爲有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
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
賢竊慮彼時憲本無罪彼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

朝政之失幸而召用以見朝廷悟享之非所係不小
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上憐其衰命爲南京刑
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閒可也初軒輅在刑部數月因疾
作懇乞致仕還家後每念輅之爲人亦不易得賢曰二
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入理之論及
輅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輅遂召爲左都御史委任之未
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欲其優閒而遽亡邪尋以左
都御史蕭維禎爲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入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

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
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
辨之賢因言性特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辨
其枉者可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澆沒時

上意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召問畢從容言
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不能
存活上曰爲之奈何賢曰若非天施恩典安得蘇息
上曰何如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 旨意與戶部

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充善於是令被災州縣申報巡撫
巡按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已而
天下奏水災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賢多言取愆
賢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
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從乃
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怒考官有敵其說者
謂賢有第讓不中亦怒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

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第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群議方息不然欲訴考官者尤衆賢謂此舉子曰若爾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爲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舉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

愧矣

四年秋八月虜酋率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炮火徹于京師入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走如此乃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師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

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
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上意初
不欲雖勉強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來始以為然人
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
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遠不
可顧也

四年秋上召賢與王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
侍郎卿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圭可為兵部
侍郎其湖廣巡撫亦暫設耳上以為然翱曰南京戶
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上亦以為然諒至

適戶部亦缺人因上召言及掾賢以爲捨正缺而他轉
班序反出其下英若就命以戶部上以爲然命下與
論亦愜朝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京府尹陞此職
錢穀之事久經心矣賢非一時自定蓋亦素聞衆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
不行救護上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
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
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
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

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
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爲太常少卿
仍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况尚
書王翱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興翱訪其人得巡
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於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爲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
下 上曰若徐有禎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

石亨張軻輩害之卒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賢與
翽曰 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下之戶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

上召賢曰大理寺是審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
為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
辨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
翽議 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
明日見于文華殿 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翽以賓對
遂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賊倫事涉

虞 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爲實
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
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
曰若 肯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辨理不許畏勢避
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甚幸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曰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柰何且
軍官奉一季薪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推恤

食今一衛官有二千余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部議一日上召賢曰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命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上曰此事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

書鉄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
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
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
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貴人民艱難至五
年尤甚賢深憂之六月中因陝西諒州莊浪一帶虜寇
侵犯圍困城堡日久不退及遣將官執廉領兵自蘭縣
過河與莊浪合兵又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猖獗過河
搶掠羊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剿殺
於是以前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

官京師出軍一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
與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翱及馬昂四人言於
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况又起兵宜寬恤以蘇民困
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免之太監牛玉亦聞下情如此力
贊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最善於民者悉皆停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
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
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息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
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
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薦高功貪圖富貴一家第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瀆
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輒
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忌之人謀為不軌會
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
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鏗等就擁兵
入內為變幸而孫鏗等先覺二鼓時即起於內禁門不
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遂景宅前遇景
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景亦吉祥所忌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行欽非理之由中所最恨者先害之然

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
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捨馬驚亂以為出
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
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
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
背曹欽適至見予不恐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恐叱
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遷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為
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
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

吏部朝房尚書王翔慮借紙筆寫成予拉翔同行於門
縫枚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
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翔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
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翔等復解之
忽有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
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
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
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
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巳正

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
若不早覺各門既閉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
禍不可勝言畢竟沈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
此實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恨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
占民田謂賢與徐有積主使被其誣害言官方欲劾其
不法亨先知之即言御史聽有積主使排陷大臣遂將
都御史耿九疇等置于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于法
從此言路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
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賢因言于

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
諛救諫之故誹謗之木者或道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
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賞勞之陞用以勸
其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
欠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
邪皆是有益于國家之事于己無益也不但無益于己
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于此故倦倦
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務欲
塞之以肆其非為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絕嗣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若祥石字張軌揚善言之今宜速開可於諫

晉內列之賢曰此

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於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寇深被賊害之

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賢曰宜命六部共舉既而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

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復詢六部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其所為如此誠不可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又典刑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

上召王朝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

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爲賊所傷乃能力疾恭事忠勤可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勅奉行賢即具本辭免

上曰官以酬勞勲進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明日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得已受之客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士望尤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兼美秩不

思所幹之事稱否若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光不然
雖無十官亦非美祇取士林之譏誚也且景泰間任其
自擇好官兼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十員名爵之
濫至于如此不三數年革之一空能免誅謫以禮去官
者兩三人耳韓子所謂必有天殃者也古大夫宜以此
爲戒不可貪一時之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東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
祥敗稍收欵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淺等不可如此且
如吉祥非無功勞一且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

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
一日忘在南城轉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
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
戒左右之最善上書朕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
或足疾不能起亦晚拜之拜事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
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
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
節儉益見盛德若朝達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
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特海內富庶惟耳目

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
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賢
聽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脩身齊
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
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

秦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羗民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剿殺然三司官統兵頡頑難以成功須得

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

法曰此慮極是關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

總兵無統貴州九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上曰然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暖耳稍用双目即熱賢曰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被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上顧問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

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
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
賢曰若繼翺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
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
致仕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
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
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
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
家是亂巨賊予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
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

如此有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泰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予謂兵出在外可暫不可又暫則爲杜文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遊竄糧草極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得耕種明年益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廣使民得

乘閒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誤事此時莫若令彼處
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員
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 上以爲疑意謂虜寇
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兵部尚書來閣下會議卒從
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懷罷

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瑄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
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書選妃事

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瑄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
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遜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賢即報瑁疏乞致仕瑁速上陳

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瑁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賢等言石瑁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睿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屢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已而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笑睿之當陞若非先報瑁亦不知上意不悅必不求退上怒未可

測及上疏求退而上意遂解士林且以瑁能見機而作

無貪位慕祿之心聲價倍增於前日蓋亦不虞之譽也
學者於聖賢之道貴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誰不讀書講
明之功或有之身體力行百無一二要之講明者存粗
通文義未能真知其理望其能行難矣哉

宋朝理學最優於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倡起
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爲務觀其於諸先正書問往來論
辯不已君深不留心率有此今則借爲出身之階一得
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於聖賢
立身行己法度茫不在意視理學不知爲何物也可勝
嘆哉

晉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

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也使然也今則革之蓋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意雖不博雅可也誠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吳革廬得弟子如虞伯生而不能傳其道其究安在非革廬不悉其傳也意伯生初遊其門已無求道之志不過欲正其文詞而已不然以伯生之質果能刮去詞章之習一力從事道學豈不得哉顧乃耽於詞章觀其作詩不下萬餘言宜不及於道學也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
天資美處某嘗欲從遊以官執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
道見黜已就闕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違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
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為戶
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待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
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
璉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幻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
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切是今之士大夫聞夜且用求討軌詩數月延緩衰滅
之情甚略

當道者宜用人之長今有以謀略薦者見其入以勢位
臨之略而不接曰予既知之矣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
人于千里之外予謂如此爲國家計固疎矣其自爲計
亦未爲得也何則古之宰相惟不自用而各盡人之所
長已而事就成功宰相獨收其名向也所長之人不預
焉唐之房杜是已今慮不及此必謂天下之人無喻於
已者嗚呼何見之晚也昔者周公之聖天下之士豈復
有過之及之者觀其吐哺握髮之心蓋周公未嘗自以

焉能必謂天下之士高于己者多矣今無周公之聖而
謂天下之士無踰于己者可發一嘆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以
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位未顯時士林鄙
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
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
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
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
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
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

為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
庶乎其可也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

通政司叅議不以為美謂

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一

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

而位不足公論以為虧此且

心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

位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

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

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

高於才也

士在學時坐誦書史有志聖賢之道者甚衆且曰窮經

將以致用異日臨政當如此設施做事業當如此立身

行已一旦出身而授之以職惑亂於利害隨時上下任

其天資而行之無復留心於向日所窮之經不知爲何物也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鞵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鞵甚急左右請罪咲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繞一過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汚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

謝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
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
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
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
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
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
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初

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
皆罷去單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

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
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御史罷劉觀遂黜貪淫
史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然開
其丰采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尤勛
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汚無度佐切劷欲除之
累置之法爲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
初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因事者息
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

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性偏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錯剔指甲失墜于地怒其錯不得已而啓坐自拾錯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無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濙量亦寬若夫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
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
能繼又

上命臣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
日勢已如此讀書何用吾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
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閩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者賴于欲中之功蓋天將降
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
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
批其所刻文句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

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孫弘之阿曲入以胡儼為知人後胡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既而儼以病免

仁宣以來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

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臯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叅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

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既斷之後更無
究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也豈不謬哉如
此辨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
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
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政朔時賓貢而
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卒平之爲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

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泊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叛悉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
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可久官
滿年六十有五即抗章致仕于今果驗蓋智者嘗見于
未然弘茂有焉爲人恬淡少許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
心勝故未至卿佐區區尤加敬焉爲序以贈其去至今
不忘也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

唐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賞

計擬送王振遠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贖驗戶歛之貧
乏之不堪者甚為所逼於是鄧茂七聚眾為盜因勢而
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
不可撲滅人心易挫如此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畏凶狠愈甚
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
聞又地動白毛孺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折人
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
又黃河改徙東流於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
于內府乾方未喻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

是夜大雨明日敗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
可過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
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已巳秋七月張不與大臣議挾太
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
子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自于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
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亦
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

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涵涵聲息愈急
隨 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障明日當過
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怒者予不勝其怒與三
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
若用一武士之力碎而碎其首於 駕前數其奸權誤
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謀于英
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
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開避
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回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
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

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
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
勇無謀冒入鷓兒嶺胡寇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
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太營不敢行八月十
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
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營南行訖水行未三四
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俱解甲去衣以背
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土
千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不
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

利未有盛於此。率皆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英國公張輔爲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爲公。位群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自此愈重之。泊顏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勛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泊振專權。視勛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輔。而不

取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既衰老亦屈節於
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人寡言啖
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老泉論漢高帝命平勃斬噲一事謂帝不以一女子斬
天下功臣但欲除呂氏之黨亦未必然戚夫人寵冠後宮
又生子如意豈尋常比邪雖以呂氏結髮之妻亦由此
見疎以太子正名東宮尚欲易之夫帝之寵愛戚氏如
意如虎之乳子犯之者立見壘粉今乃聞噲黨於呂氏
欲俟其宴駕盡誅戚氏如意之屬宜乎發怒而立欲斬
噲當時若聞呂氏太子有此謀恐亦不能保也況樊

噲乎帝崩戚氏母子竟遭呂氏之毒吾知高帝之目不能瞑于地下矣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十人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天子親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聞志人馬飢困虜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乘輿羈于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賴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爲

太皇上人心始安然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
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
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
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
乎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
人點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
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園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
答曰太平日又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
號令對敵目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
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

爲禮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欲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今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入馬過的山嶺過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錐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開著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

演習會將有罪人試驗箭夫着皮就死又一入獻策云
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
來衝曬着做大標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擦上毒藥排
於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少之外者
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固知莫不皆
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
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濟云報知次日至
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
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
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

防如何者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入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被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筵入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

言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後某入怕 朝廷疑懼乃
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赦賞
他以此減了馬價段足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
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吞
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
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
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
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咲曰者又說剪鬮段足是
回回人所爲也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

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目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膽高声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

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故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言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

嘆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朝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要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大師著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
也先顧美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
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啓也先率衆
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
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
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虎曰而回攝射獲一

樟來獻受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親見儀入大
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董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遇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
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克惡而開其向
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於再四安得一
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君晉君宋數帝陷入者迎之
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古今人所見亦有略問者予嘗疑天以為有極不知極

外又是如何以為無極九物豈有無盡之理曾質疑於薛瑄先生以為不必疑也但曰聖賢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子又謂彼以理之無形者言此以氣之有形者言薛仍以爲不必疑及見朱子語略云其六七歲已憂此事至今未見如何可見其疑終不釋也且天一日運轉一遭豈有無邊際俱轉之理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再有百千萬億箇天也無了期誠不可知而可疑也予嘗又疑褚先生言隋之四德時孔子未生而孔子又言爲乾之四德可疑又嘗見漢儒上疏每引易語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易經中無

此語可疑又嘗見左氏言絳縣老歷甲子有亥字之義不能解及看劉元城語錄乃見前輩亦嘗致疑留意於此於四德知非孔子語於正其本數句知為古大傳之言於亥字之義推之甚明白由此觀之學者讀書不可草草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數十瓜不死泊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做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共遂盛于一時待諸生息義兼盡

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構以罪加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爲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爲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拷令招球畫此謀當朝猝去支解其軀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表情切劾劾

其擅權悞國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
猝之亂毆至死人情始舒順躰肥暴其尸於長安門外
恨者猶毆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爲中官沮之可爲附權
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爲人倜儻豪邁不群嘗爲河南布政臨
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譏之在刑部不刻
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
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但爲
御史時被同出巡者搜得私物收繫于京後數十年其
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解部僧報怨決而奪之清議以

此少之然亦名材大夫之流也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
近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
然則人豈有無知覺邪人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
人為最靈其所能者非物之能比然物之所能者人亦
不能為如蜘蛛吐絲結網人豈能為其為網也布置不
齊今日拂去明日又成其速如此且以兩樹並列枝幹
參差亦能高牽于兩樹梢端結網于中間甚可怪也以
此推之物皆有能山川之生俱有理予嘗通歷蜀川登
高而望萬山雜亂誠不可辨若沿川而行亦如樹之枝

幹然各有條理以此溪澗之水未嘗有壅阻而不流者且岷江自岷而出以至于海數千里之遠若非山川自有條理豈能通達大禹疏鑿不過因其自然之勢而去其兩傍石之阻者予嘗經過三峽見兩山壁立萬仞而中則通焉此造化之妙有非人力所能也且衆水之流俱來附合初無蔽障而不附者此見得有理存焉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大抵以心到爲要心苟到矣眼口未有不到者若眼口到而心不到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予每嘗讀書心忽思念他事眼雖看書口雖念書只茫然過去却收心復看

如水嘗見者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即此可驗

過則相規善則相勉惟朋友能然今之交友盡此道者絕少士習所以卑陋也且入之不幸莫大乎不聞過者如子路聞過而喜人猶肯告告若惡聞者如諱病忌醫誰肯告而况在高位者乎

都御史洪恩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爲文選主事辭藤新
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
未嘗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洎任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
美新之且加謗毀

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教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
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爲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
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笑於謫智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察政布政侍
郎俱終一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稱出巡惟疏食而已
蜀人呼爲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召拜地官輿論靡
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少變於前未幾以失囚
左遷其學甚博爲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
蜜也

吏部尚書魏麟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

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焚香視之見書經者供酒
一醜而反至三更將盡必焚香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
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
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
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薦尚斯文性好吟詠矍然
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怕一方
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陳鑑爲人忠厚端謹爲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
餘年見其美鬚聲呼爲鬚子俞俞每趨朝必遮道送之
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又早至必得

兩飢必賑濟民益戴之但其心仁怒流為私息同列少
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志緩不失為長者以疾
致仕識者羨之

學者先要去一矜字能去者百無二三大抵天資美者
自然謙下不自誇大不然鮮有不矜者靜觀接談者必
言已所行事如何往往言其所行之美事而過惡之事
則不肯言與古之君子善則簡人過則稱已者異矣
物我無間之心學者誠不能存亦嘗躬驗自己每有未
入買物之多者則喜或有虧者則怒是知有已而不知
有人也雖欲勉強平心云不要虧人未嘗難其多也

等克己工夫誠欠若更不勇力行之望入聖賢之域難矣嘗於靜時靜驗自己所思偏要思在富貴利達上去情意樂然有時覺得所思是人欲轉思向道德上去終是勉強以此覺得過人欲存天理之功甚難且所思不正便能知之即奮然欲止之只在心上驅遣不去急引正道思之亦不能奪以此覺得素無存養之功大抵中人以下之資皆如是也

古之豪傑之士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范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
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臬其不濟遂輟不為哉李忠定
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
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為一者也奈何今之事
君者惟顧利害事有當為者稍涉于害即止而不為自
以為得計或有不宣為者有利存焉則勇於必為由無四
公之見故也嗟夫若四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者也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
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馳需而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

需待相也。因卷得入卷于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爲有神。助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墮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却侍。卽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答之。領牧者譖于宦官王振。捕之。

下獄擗筵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兵部尚書鄒瑩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寃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瑩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人又以書罵之瑩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爲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鎮密沒汙土木上

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予榜狀元曹錕爲入既通俊爽
納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
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西揚先生嘉其志薦入經
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
錕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于
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爲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
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
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榮明日廷對榮策詳最殆
榮萬言遂爲狀元判計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

欽終于執職在位竟不顯云

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於士子務躬行
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之雅徇導其教不忍違後調蒲
庠霍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董
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多方岳重
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
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泊聞端言聖賢
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
詳說太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于世

襄城伯李隆丰資煥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

以靜最識大跡富貴尊嚴擬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
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
生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丰采三楊
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
聲妓爲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
能繼 都御史軒輓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
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
能出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只持舊衣乾後爲御史
獨振冰稟之聲用當道者薦爲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寶
在任富貴擬于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泊輓在任一

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無
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
僚屬約三日各以廩米時置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
此皆不能堪有咸回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晤者留供
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
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
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
燕樂必至醉弄酒罍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堂憲總理
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既以
卓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爲僻蓋古者捐介之流雖或

過中有激貪風差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真烏

○處士吳夢宇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
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
命還鄉畢烟而未及至親迎後不行合沓之禮另舟赴
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夢往
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
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四拜恐勞
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
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
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

其力多不能堪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
方搥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既曉
其富家曰宜散積糧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
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
則詠物適興曾襟高邁九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
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
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笑其迂
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
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
方岳名公皆重其爲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運使韓億温州人魁梧端重爲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
嗣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跡一方仰賴聞省上下咸
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于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
矜而眩或施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億者自
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後遷運使於河東清操甚著
多所建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
之繼登科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壽自在堂屢乞
致仕兼以輒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終于任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

自比而物形莫適妍醜自分亦必詢訪于前方能如此
自謂黜退者廢養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夾責
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寧失于
寬况世無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柰何小人
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怒故也
以此觀之當權無誘者甚難維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
不能無溫也第以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
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向使稍涉于私何以自改及觀
實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惱又不知其
何如也

定西侯將貴起自行伍一本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爲
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若凡出境搗賊巢穴衣糧器械不
後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
皆披靡子勇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徃徃取
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
以此短于謀略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
已之勢聽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於爲勇將而已威鎮
邊夷西寇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曠亦情恭之名將
抑其次也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表之才

文廟知名委臂口外振帥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
畏服一出境遠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
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
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
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遵恣相訟卒自其枉惜乎位
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
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匿或出其
不意善于劫營胡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
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會簿來厚往未嘗大舉入

寇或有擾邊者不過朶頤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道取之洎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略不為急所存可知矣後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激為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

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躄立心忠懇有愛民之心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爲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土木之難益有薦寶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戶部侍郎焦宏初父爲萍鄉丞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爲恨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高下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學求科目出身爲汝父爭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人榮之宏爲御史出色見重于閣老薦副臬司遷方伯

江西人畏而愛之及任戶部聲名益著爲人爽性變通和氣恣于接談之際尤薦厚于鄉人寃亦繼爲御史宏子純又中進士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第闕閤無出其右也

先儒謂心有主則實外患不能入心有主則虛外邪不能入又謂有主于中謂實外邪不能入謂虛若以愚見有主則實外邪不能入有主則虛不可言外邪不能入且凡物安有虛而不能入者如人之身軀虛弱者邪氣便能侵入蓋有主則虛以虛明而言於物無不照耳若

後世學者謂心本虛明主敬而言方可說外邪不能入也

吏部郎中常中舉出身甚微初爲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爲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可得造其處賞資頗多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

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寒暑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
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如何縉每用八字斷之
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爲確論且載縉傳

文貞本朝爲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
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
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
沮之宜括返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產傳以唐介攻已
被誦再三申救後本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
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胡頹卷急欲中事遂然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筆筆下平
觀其在鄉猶持當道友聲勢自尊官其地者避之不較
其子詩大有作即判此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界何益哉
施自暴其改深而已

史廬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
修輩俱在朝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所

宣聖遺像早自為贊繫於衣帶自縊于東廡下可謂從
鄉社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
于死者後經為結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
死誰與爾及休傳誠嗟嘆之諸公不死建文地

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我緡才獨高使過
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留于

仁宣時事素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事者潘某郡
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
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穆於是得書及疑
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欲歸里故掩其所行以
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者子之
善者即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
害者連奏其不善狀朝廷猶不悉知之罪特其欺于士

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而有奏其人
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
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
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然
爲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聞之。諱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
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
來。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

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
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
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總見容此一
人而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
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已孝
孺持斬衰而行見

文廟即命草詔方舉方大哭曰將何為辭勅左右禁其
哭授以筆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盡於宋

景濂其文章涉汴讓論沈澗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
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
委成而身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
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
兵部尚書王驥謀驥河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
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
焚寨而還救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
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來東南播

獲軍民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
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
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
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
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
罪之魁也

予在駿封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及予
名丙老欲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
無他即是求知既而以事相關入閩問知其名曰詰良
文才幾孔自以祭人之文呈見予名咲曰我不識此人

真予一見竟不性與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爲異端同類有掛其象者即斥其非以爲吉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家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覺失笑嗚呼人其入火其書果誰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爲其父作墓誌西楊却之不許因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之一求于東楊即納而爲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

之父先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為墓碑
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
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為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
實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君佐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
非所以取信于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為哉予因思唐之
張說愛姚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為稱許之辭於碑蓋有
愧于西楊者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事有來閣下議必問
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
或執古以斷不可行也已而卒斷于東楊灼然可行而

集碑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乎路片言折獄之才楚管嘆服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郡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遇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

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酌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吝其
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
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
不能持正亦由于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
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
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揚自入
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
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衰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
或者間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

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勅方面風
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璉
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
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
競之風大作以賍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
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由其
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
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
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植

矣。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于對君之禮，然持諸生少息病者，必以為詐，務出而驗之，因而亡者亦不恤也。以故諸生一登仕途，必遠之，遇諸途若不識也。徒悵悵而莫能自省，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守稱爲第一，既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刺意，以尚書主之。

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

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餘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已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柰何攻之者衆目爲奸邪而暴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踣而後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平姿篤厚望之者知是

事爵祿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殿妻嚴正中潭之
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內戲以笑之中雖愧
而不能免也一日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
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歟是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
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爲人
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強咲容而已

吏部侍郎洪瑛接人踈慢好褒貶人以身學自負大言
不慙自矜其高初爲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西楊學

士大言其設施之法西揚不考其實異之薦爲侍講經
筵洎吏部侍郎缺力薦璵衆知不可莫敢抗既吏部
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揚在不敢攻及西揚沒遂
警警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
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爲戒也

戶部尚書金濂初爲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按廣東
者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
臬司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遷儲賴以充足後歸
京師奏對宏壯

上憐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參軍務往

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爲
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欲求致精務充國課商皆微矣
民或困弊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接下
多暴怒僚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
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爲侍郎世
任之忱爲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長一切破產
岸爲之虛心訪問薰探衆論不一二年累欠數皆完美
餘之積日見克濫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
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玉振

極重之官遊其地者無虛日人得其所欲釋子息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山東參政鐵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

文廟潛邸特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參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特城有攻破者隨
堯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而
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
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
分其軀至死詈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
而已平民有愧焉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
羽羣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主上宜
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覺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馮順

為瓜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拚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
曰死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躰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
子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縞流誦經度之振既得權喜
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謹見謫始懼兵部尚書徐
禧工部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劾勤
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遂
大喜以為故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為
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惧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
惟府部院等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俱見之

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
百金爲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
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
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蓋以承平之世官於
此者享富貴尊榮人所羨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
驗封主事人以爲異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爲之先容者
已而察知出于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璉侍郎鄭誠命
予作詩以嘉未爲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
如也既又查在戶部觀政訪予平日爲人如何予不知

也命下之日予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與富貴氣象之人並處雖不相類予惟敬慎自持彼亦不敢慢焉文選郎中吳敬自重自高閩部官僚莫敢與之抗禮而效動諂事者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諂不慢久之反重予爲人而見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凡百專取利予見勢不可與較惟閉門看書而已源恣氣乘予予屢之安然已而勢去却相親厚予亦處之如常予每自謂未必於已無益也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動心忍性之意且因此以予爲好學而有手不釋卷之稱正孟子所謂不虞之譽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
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
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息私室之
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特
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爲一帖御史爲一帖
給事中爲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
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
命下令入傳報彼方驚喜王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
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耻爲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
造人之門况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

預知之不待

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入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與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恆與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暉附之內讒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持正者佐之會予被薦遂轉兵部遷文暉於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愆邪賴于謙

力保存之已而謙取文雅卒見斥謫當時以文雅爲于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文雅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旣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者于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雅譖毀以爲無用腐儒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先生君子儒也可敬可愛每經進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數杯及文雅轉吏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者如何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意耳予曰觀其意亦實謙曰果有實意病臥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臥必不肯爲後漸聞其

所諧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履亦有代為之意謙知之未遂其謀也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內閣翰林黃諫即來見予曰恭喜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寇準問王加佑外議如何對曰丈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丈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天下以太平責之丈人自料君臣率若魚之有水乎準深服之以爲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爲內相時事如此入閣何爲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

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退曰

上欲將遇詔直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詞說違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于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於是爲之一清

初景泰不豫國富貴者曰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太監與安撫解臣請復立東宮會謂

上皇于固宜讓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情輩亦

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鑑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
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幸東宮安知朝廷之
意在誰賢豈知其必然明白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
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將其說于石亨輩曰王文于謙
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也即于十七日早
將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亟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
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傘數人掌兵者
其謀也

上皇中官曹祥得見輩白乎

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奸惡
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目于謙平日為
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
此機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
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殺所以誅戮者
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盡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括權納賂擅作威
福屏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禎
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及聞有禎以陳楷輩在前不得自
專乃知事機已泄未幾有禎亦為亨所嫉而出之入

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享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
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
太子爲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
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爲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
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官僚筭秩付之閣下任
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孫而下數十人爲
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于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
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爲
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

革無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可不審也

景泰初予進上正本十策且乞留中朝夕省覽少助身心之學不省竟發出越數日戶科給事中李侂目災異上言近日李某所言有關

聖躬畧不省覽無恐懼修德之實災異疊見殆由于懼覽此奏却將予奏疏取入謄寫一本觀看禮部尚書楊寧見之嘆息一日見子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乃逐條爲前件以爲當留意行之本部尚書何文淵聞必疎稿一看曰忠鯁之言也少保于謙見之曰入所難

言者南京祭酒陳敬宗曰聞其題目知爲至論矣後頌
君鑒于群臣予復採二十二君善行每君不過三四事
最切要者乞躡而行之景泰覽之亦不省曰此奏欲何
爲中官王誠曰欲

上學此數君耳乃頌之但流于荒謬不復介意

士大夫行已交人不可不慎若徐有禎素行持公者少
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道予輩持公以助之有禎遂改
前轍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
意遂以有禎爲改常從而熈肇其短者甚衆向使素持
公道豈有此乎